

让灵魂回家

■孙小明

那一季的日子正浸在无边的烦恼里无所适从，终于熬到“五一”，放下身边的一切，轻身回到了数十里之外的故园。

怯怯的双手蓦然间推开家门，不禁呆了：满院的月季正开得妖娆，枝繁叶茂，姹紫嫣红。靠墙的那几株最是娇艳，硕大的花朵簇拥在一起，火一样燃烧着；一株较晚的，躲在墙角羞涩地打着朵儿；美人蕉亭亭的身姿已然高过了低矮的花墙；石榴散漫的枝桠从门楣下斜逸而过，星星一般的小蓓蕾在绿叶间闪烁；葡萄的藤蔓兀自在井台上架设一方宁静与清凉。整个院落被墙外几棵高大的槐树的密荫覆盖，串串槐花沁着缕缕清香，青灰的瓦屋顶上和砖铺的院子里落了一层薄薄的花瓣雪。

母亲正坐在藤椅里仰望檐下的紫燕衔泥做窝，八岁的侄儿在她膝前席地而坐，就着一把小凳子写作业。见我回来，母亲先是一愣，随之便是满目掩饰不住的惊喜，侄儿早已飞一般向我扑来。那一刻，我已将所有烦恼抛之门外，被侄儿牵着走进了幽幽花香裹着融融亲情的农家小院。

仿佛这已是久远的梦想了。很久以来，我一直执著于拥有这样一个温馨的家。起初因忙于学习，无暇顾及，后来毕业了，在城里有了工作，回家的机会更少了。总想亲手种些花草将小院打扮起来，却苦于腾不出时间，白白地错过了一个个春日，就这样竟一直让我的小院荒芜着。

直到那个春天，我终于抛弃了

无所事事的工作，决意要去远方流浪。

临行的时候，费了很大的劲从城里购了小花苗，自己动手种在了小院里，还砌了一道低矮的墙。我不厌其烦地告诉母亲怎样剪枝、抹芽，怎样培土、施肥，直到母亲终于答应照料这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我才放心远行。

当流浪的脚步终于在家门前驻足，已是万木凋谢的深冬。依然是怯怯的双手推开家门，虽没有颤颤的花枝笑脸相迎，然而母亲静谧的目光却在瞬间就平复了心头所有的伤痕。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千百次梦里温着的就是这个家啊！而我一直苦心营造的又何尝不是灵魂的家？

在家这几日，身心俱得到无限

松弛。每当清风入窗、月移花影，抑或丛丛蕉叶在细雨里刷刷作响，静心地想一想，原来终日都在为一些琐碎小事、蝇头小利而忙忙碌碌。人的一生总是被一些大大小小的目标牵引着，彼此消彼长的欲望驱动着，就这样，曾经是纤尘不染的灵魂一日日被尘世的风雨锈蚀，像一片落红零落成泥。

时常为自己的孤傲清高与这凡尘俗世格格不入而苦恼，然而人终究摆脱不了作为社会个体的困惑。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怎能没有磕磕绊绊、热冷炎凉？怎能没有是非非、真假美丑？而这一切总是让人不得不去面对。

那么，何妨让出世之心回家，而将入世之身四处漂泊呢？哪怕人在天涯经受凄风苦雨，灵魂却可以乘着月色涉越千山万水回归故园，嗅一脉花香，觅一缕亲情。

让灵魂回家，便永不会被尘世的风雨所侵袭；让灵魂回家，人世间还有什么坎坷磨难不可以坦然面对？

爱情是两个人的相互寻找(外一首)

■霍楠因

绿孔雀吹皱冬日的融冰
石榴花滴落最后一粒种子

所有的芬芳记忆飞向东南
一节开往春天的列车
满载着泉水，漫溢出四季的
温润

空气清新，天空明朗
我在这里一直走，
沿着铁轨，沙石，和
你对面的方向

草原上的薰衣草

是你吗 雪莲般纯净的双眸
眨眼间 就点亮了所有紫蓝色的
灯笼

是你吗 玫瑰般浓郁的笑容
如提纯的精油 只一滴
已让我沉入梦境的花海

我不是哈萨克人
却同样拥有两双翅膀

我的诗歌 是草原上的雄鹰
时刻为你的身影盘旋

我的马鹿 如伊犁大地上奔驰
的清风
轻轻吹动你旖旎的裙裾

星星撒落在赛里木湖
月光替我吻着你

蜂鸟与蝴蝶
已在雪山的魂魄里迷失

而薰衣草，紫蓝色的精灵
我却是那样爱着你
同样 更爱你身边芳馥的气息

老子之歌

■陈志 高新社

青牛之上，穿越汉唐；
紫气飘逸，远离故乡；
孔子问礼，道德文章；
无为而治，自是不彰；
道法自然，自矜不长；
上善若水，柔弱胜刚；
天人合一，变化阴阳；
和谐和平，共赢共享；
得道至善，世界辉煌。

末哥之死

■王庚

末哥，平凡的人。末哥死了，听村里人说死得很凄凉。

末哥是我老家一个队的邻居，六十多了。他自幼丧父，只有一个瞎娘。可能是排行老末的缘故吧，我也没见过他的其他近亲属，大人都喊他老末，我喊他末哥。

印象中，几十年前末哥就是一身灰白色的旧衣服，我甚至忘了是棉衣还是单衣。蓬乱的头发，胡须不多，脸色是说不上来的酱色，眼角总有擦不完也可能是没擦过的东西。一间老土屋跟他瞎眼的老娘同住，一个小窗口别着两根木棍儿，手能伸进去。老太太虽然眼瞎，却想着咋能挣钱。糖块放在一个黑坛子里，惹得那一片儿的小孩从家里偷鸡蛋换糖吃。她眼看不见，却能准确地用手摸出一分二分还是五分的硬币，然后再给糖，生意可好了。可生意做到她死，家还是那个家，穷得像根捣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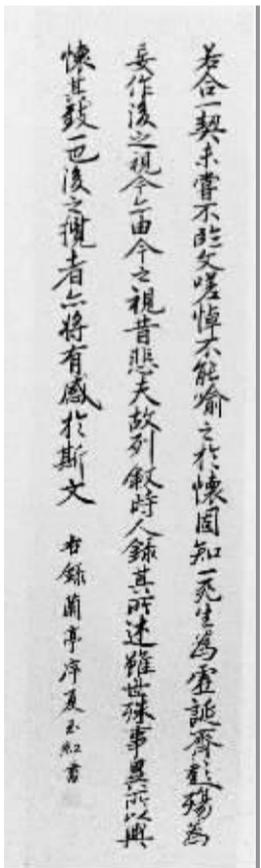
末哥知足得很。娘死后，末哥在家里啥也不干。可是家活儿懒外活儿勤，没文化的末哥，却很善良热心，看谁家有事他就跑前跑后，人家会让烟给他抽，有时候弄两杯喝喝。他吃穿不讲究但讲究睡眠，总是太阳出老高了才打着哈欠出来，东瞅瞅西望望，开始了一天的生活。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终于，日子被他熬到大前年，

村西的口粮田被开发了，两万多块，呼啦啦的票子。活了六十岁的末哥，头一回见过那么多钱，街上走一趟搞些酒菜打牙祭，又找人把老土屋推倒，盖了一大间混砖瓦房。饱暖思淫欲，末哥开始寻摸着村里能说会道的，托人说亲。仨俩月的光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进了末哥的老院。那俩月可能是末哥一辈子最幸福的日子了，那阵子他睡得早起得更晚了，每天哼着小曲儿。那女人很聪明，把末哥哄得团团转，自己则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当起了甩手掌柜，呼啦啦的票子也进了这位女掌柜的腰包。

好梦好醒，好景好短。一天早上，末哥还是很晚才醒，身边的女人不见了，就连她的衣物也找不到一丝一线。末哥这才想起压根儿没问过她是哪里人氏姓啥名谁。

也不知道是疯了还是傻了，就像被狼叼走了阿毛的祥林嫂，末哥见人便诉。三天后，人们没见他起床。邻居趴在窗上一看，这次末哥没在床上睡懒觉了，吊在了窗棂上，桌子上放着三张一角的人民币和瞎娘留下的那个黑坛子。没见菜盘子，五块钱一斤的酒，喝得底朝天。末哥死了，连个哭的人都没有。还算不赖，村里老少爷们儿让他入土为安了。



夏玉红，周口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员

槐园新景

■牛振

槐店镇北行二三里，与新城北邻、洛宁线交汇处，新置一园，占地三百亩，因遍植槐木，故名槐园。

小园呈东西向。有溪流，潺潺流淌；构小桥，气势如虹；一湾水面，清澈如镜。潭水北，起伏一小山，西偏高，东稍低，蜿蜒近百米，似一条苍龙，俯首汲水，藏卧于葱茏树木中。山尖架小亭，飞檐翘角，若一展翅苍鹰，翼翼然呈欲飞状。园中部，植有古槐数十株，径皆一人不能合抱，至者，或三五人亦不能合抱也，气势岷然。从古槐林东行数十步，乃槐园广场，上行三五阶，皆为大理石铺面，撰石刻，有“槐”字体数十余。在广场北侧，竖红松木刻，高一丈，长三丈余，面广场刻录《千字文》，曾闻与《三字经》齐盛，乃小城文化之精髓也。再东行百余步，新建一楼阁，高三层，古朴风格，为红墙黄瓦，雕梁画栋，壁面曲折，走廊幽深，窃以为此乃小城民俗展馆者也。园中处处有土丘起伏，小径曲折，奇花异草，暗藏于葱茏树木间，景色优异，颇为宜人。

小园虽新成，恰值春来时节，槐花齐盛开，白的、黄的、粉的、紫的，争奇斗艳，流光溢彩，加之阵阵清香袭来，惹游人如织，趋往者皆面含惬意，此乃民生之大观也。

野老曰：不逢盛世，槐园难聚成也！众人皆以为然。

电视文学剧本·连载·

布衣将军

(节选)

策 划：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
文学统筹：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
撰 稿：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撰稿：梁祖文

11.山寨大厅里。
正中贴了一个大大的“囍”字，两边点燃着两根胳膊粗的大红蜡烛。王敬中在一帮土匪簇拥下走了进来。

一个土匪将一块红布蒙在杨春美头上，杨春美生气地扯了下来，愤怒地摔在地上。
土匪乙：哟，还是一匹小倔母马啊！

土匪丙：骑驢马更有味啊！
几个土匪不顾杨春美的挣扎和怒斥，强按着杨春美，与王敬中一起

拜天地。
12.临时布置的洞房内。
洞房里点燃着一支红蜡烛。烛光下，坐在椅子上的杨春美，一张愤怒的脸显得分外俏丽。

洞房外面土匪们吆五喝六喝酒的声音一阵一阵传了进来。
杨春美坐在床边，紧皱着眉头，思量着对付办法。

(杨春美画外音)难道就这样遭受土匪的侮辱，如果这样，还不如一死了之！

(吴之圃的画外音)杨春美同志，

你这一行，责任重大，关系到魏凤楼和他手下的四五千士兵的前途，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啊！

杨春美从怀里拿出窝窝头，思考着，心乱如麻。
(杨春美画外音)子纯啊子纯，真后悔，当初咋不跟你一块儿走啊！
几个土匪簇拥着王敬中走进洞房。

进门后，王敬中就赶着土匪出门：谢谢弟兄们啦！你们都还喝酒去吧！

众土匪：大哥，我们还要闹一闹洞房啊！
王敬中：闹什么洞房，又不是第一回！

几个土匪走出门去，蹲在了窗户外面的墙根边：都别走，听听大哥的墙根！

王敬中走向杨春美：美人儿，还愣着干啥，该双栖双飞入梦乡啊！
杨春美：谁和你入梦乡啊？！
王敬中：谁？新娘子你啊！

王敬中说着，就去搂抱杨春美，杨春美急忙躲开。

王敬中：小美人儿，别生气嘛，结婚是一场大喜，何必呢！
杨春美：谁跟你大喜啊？！
王敬中：到了这个份上，可就由

不得你了！
王敬中说着，趁着酒劲，一把搂住杨春美，就往床上抱。

杨春美猛地掏出腰间的手枪：你敢无理，我就和你一块儿死！
王敬中一把夺过手枪，扔在一边：美人儿，从哪儿弄来的这玩意儿啊？

杨春美秀目圆睁，一边挣扎，一边怒骂：狗强盗！告诉你，我可是成过家，有丈夫的人，你敢动一动我，我立即撞死在这里！

王敬中闻言大惊：你真是有夫之妇？

杨春美：哪个还哄骗你不成！我丈夫当年是吉鸿昌的参谋长李子纯，也是你们这一带的人。

王敬中赶快放开了杨春美，对着窗外听墙根的土匪骂道：你们这些熊货，我只叫你们找个漂亮的压寨夫人，可没叫你们去抢良家妇女，败坏我王敬中的名头！明儿个，我饶不了你们！

王敬中对杨春美说道：我们当土匪的，也有当土匪的规矩。明天我就让弟兄们送你下山！

趴在窗户外听墙根的土匪们一听，一个个灰溜溜地走了。
杨春美：你真是王敬中？

王敬中：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王敬中。你认识我？

杨春美松了一口气：王队长，你看我是谁？

王敬中仔细看了看杨春美：你是洪波剧团的杨团长？

杨春美：我就是杨春美。
王敬中：杨团长，误会了，请您原谅。那年在扶沟城里，你还教过我们唱《抗日将士出征歌》呢！

到现在我还能唱几句，“全国动刀兵，一齐来出征，你看那大旗飘扬多威风，这路人是哪里来？西北边陲陕甘噢宁！”杨团长，你怎么落到了这个地步？

杨春美：一言难尽啊！
王敬中：杨团长，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呢？

杨春美：我准备到淮阳柳林镇去找魏凤楼。

王敬中：杨团长，魏县长变啦！
杨春美：他咋变啦？

王敬中：他投靠大汉奸张岚峰了。要不是这个，我早就带着这一帮子弟兄投奔他了！

杨春美：我相信魏县长绝对不会当汉奸的！就因为这，我才要去找他，看看他的心究竟是红的还是白的！

(84) 待续